

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五大谜团：

画中是春天还是秋天？

《清明上河图》是每个中国人都熟知的宋朝张择端名画。云南大学教授苏升乾登上中央电视台《百家讲坛》，讲述《清明上河读宋史》，引起人们对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再度好奇和对张择端生存时代的关注。



(资料图片)

哪幅《清明上河图》才是张择端的原作？

本来大家对于这个问题有比较一致的意见，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为张择端原作。但近年来在对画作的宣传中，因为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年代久远且几经战乱，阳光、湿度、霉菌的侵害，使绢本设色的原作色彩退去，底本深暗，识读起来颇费眼力。于是常常以年代较近、色彩艳丽的“清院本”来代替，由此造成新的混乱。我们在网络中查询时不难发现，有些文章注明张择端作画，内容也是与原作相吻合，但偏偏附图却是差之千里的“清院本”。再加上旧货市场上杂乱不堪的各种伪作，也让一些年轻人搞不懂《清明上河图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。

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好就有伪造仿制，如今称之为“山寨”。《清明上河图》在元代就已经“争相收藏”，所以历代“山寨版”的“上河图”不在少数。最早有明确记载的，就是画卷后面杨准的跋文中提到的装裱师傅以仿本偷梁换柱。因为元代统治者的书画鉴赏能力弱于宋、金，这幅画只是放在秘书监内。后来一位装裱师傅用临摹本替换出真迹，将《清明上河图》盗出宫外。又经两人转手，落入客居北京的江西人杨准手中。杨准得画后借故还乡，重新装裱此画，并且在画后续写跋文，记载了得画的经过。由此，元代宫廷里的那位装裱师傅，至少是早期山寨版的作

者之一。到了明代，《清明上河图》有近两百年的时间在民间收藏，人们对这幅名作有所耳闻又难得一见，所以揣测模仿的就更多了起来。

在雍正年间，和硕亲王弘历，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曾经得到过与《清明上河图》原作接近的仿品。弘历虽然写诗的水平不高，但在文物鉴赏方面造诣颇深。他觉得那幅画虽然很大气，但前后衔接并不太顺畅，而且细部动态上也有些美中不足。于是决定再造一幅更完美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他组织了 5 位画家，对画作进行了临摹创新。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画面清晰，色彩艳丽，画面结构和其中某些人物的姿态与原作相近，推测画家们事先是见过与原作相近的摹本的。这幅画现在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，称为“清院本”。

清院本的篇幅比真本长出了将近一半，人物也更多，街道也更复杂。而且由于绘制时间离现在比较近，所以色彩也比较艳丽，看着很舒服。可是，就在新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绘制完成几十年后，嘉庆皇帝通过抄家获得了张择端珍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嘉庆请来太上皇乾隆，爷儿俩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才是真货。不过碍于面子，两人谁也不再提折腾临摹本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事，好在他们正在给宫廷保存历代书画编辑目录，取名《石渠宝

笈》，于是就在张择端真迹画卷的开头盖上“石渠宝笈”和“宝笈三编”两个印章，算是给了真迹一个正式的名分。所以今天故宫博物院藏本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又称为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。

至于其他的仿品，那就数不胜数了。初步统计，现在国外馆藏的《清明上河图》在美国有 5 本，法国 4 本，英国 1 本、俄罗斯 1 本、捷克 1 本、日本 1 本、中国台北多达 9 本。其中有元代摹本，也有明清摹本。

现在国内影响最大的，一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，被专家们认定为张择端原作；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元年摹绘的“清院本”；还有现存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仇英的仿本。由于版本纷杂，造成分析画作的内容时让人摸不着头脑。比如说画上有多少人，有说七八百的，也有说一千二三百的，差着将近一倍。说七八百的是指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，说一千多的是“清院本”。为什么大家会把不同的本子混起来呢？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清院本和仇英的仿本好看。故宫博物院的“石渠宝笈三编本”是画在由双股丝织成的缂绢上，开始是有颜色的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大部分颜色已经看不出来了，缂绢的淡褐色逐渐加深，画面残破，线条与底色之间也不是那么分明。

图中所画是春天还是秋天？

从《清明上河图》卷首开始，画面中的树木枝叶稀疏，画中的人穿长袖衣服为主，只有少数劳动者、赶路的人穿短袖，或是把衣服缠在腰间。那么张择端画的到底是初春还是晚秋呢？对这个问题有 3 种意见，彼此间也有一些争论。

南宋孟元老写了一本《东京梦华录》，回忆徽宗年间汴京的繁华景象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风土人情。研究者多用《东京梦华录》与《清明上河图》相对照来寻找答案。多数研究者认为是与清明相联系的初春。其理由：一是与清明节联系；二是说进城的轿子上插的有花，与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关于清明郊外归来“轿子即以杨柳杂花簇簇顶上”的记载相符；三是有卖祭品的“王家纸马”

店；四是一部分树木萧条为早春之态。

现在还有一部分研究者主张画中所描绘为秋景。理由：一是画卷右首有驮负 10 篓木炭的驴子。因为当时汴京城是以烧煤为主，临近冬天才准备烤火用的木炭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每年农历十月，汴京始“进暖炉炭，帟前皆置酒作暖炉会也”。二是画面上酒肆多处，酒旗上写着“新酒”二字，而《东京梦华录》载：“中秋节前，诸店皆卖新酒……市人争饮。”三是画面中气候还很炎热，街上有卖“饮子”的，有一个人摆摊子卖一个个圆的东西，上面带很多点，摆了七八个，估计这是卖西瓜的。还有是画面面拿扇子的人多。宋朝时候的人，春夏秋冬都带扇子。这扇子不是扇风的，它还有一个

作用，就是见着熟人了，拿扇子遮一下脸，表明我还有事，您别打招呼。这叫“便面”。所以扇子确实也不能说明它就是秋天。

第三种看法认为画中既有春景也有秋景，是因为张择端创作的时间前后数年，开始画的是春天，画着画着就画到秋天去了。对这个问题要解释一下：根据气象资料，张择端创作此画的北宋末年，刚好赶上了一个气候的暖冷波动。自隋代至北宋，有一个四百余年的温暖期，当时浙江一带尚有甘蔗种植，开封也常常一冬无雪。而至北宋末年，气候又由暖转冷。所以张择端作品中的冷暖矛盾，恰恰佐证了这一段的气候变化。

宋徽宗为此画题名《清明上河图》是什么意思？

这个谜首先涉及“清明”是什么意思。有的说清明就是清明节，上河就是上坟。图画中的人就是正在往城外走，准备去上坟。这是专门画了送给皇帝的，画一幅上坟图，皇上能高兴么？看着也不吉利呀。皇帝自己题写的标题，总得表现点文采吧。宋徽宗的题名来自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。班彪是东汉的历史学家，为《史记》写了《后传》。《后传》已经失传，但内容被他儿子班固写到《汉书》里，好在爷儿俩也没有版权纠纷。

《班彪传》讲到班固时，称“固幸得生于清明之世”，“清明之世”指东汉光武帝年间。当时经过西汉末年的衰落和绿林、赤眉的战乱，社会安定，生产恢复，各方面生机勃勃。所以宋徽宗把自己治下的汴京比作光武中兴、太平盛世，那是在玩自我表扬。当然，就景物描写的清明时节而言，也有一语双关的效果。

“上河”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专家看到“清明”就揪住“上坟”不放，把“上

河”说成“上坟”。我认为“上”是方位词。当时开封城市人口近百万，一个人一天吃一斤粮食，一天的总量也达到一百多万斤，靠什么呢？就靠汴河、蔡河进行漕运，把粮食从苏州等主产区运过来。所以说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。这两条河对于汴京的社会生活具有很重要的作用。地图上汴河居北，处上位，故称上河。所以这幅画是描绘清明盛世中上河一段的景色，与上坟扫墓没有直接关系。

现存的张择端原作是不是完整的？

画卷后明代李东阳的跋文中提到：“图高不满尺，长二丈有奇”，还说卷首有徽宗的题字及双龙小印。现在前段已失。于是又有许多专家据此推测《清明上河图》后面还有一段，一直画到皇城以内的金明池。因为明代以来许多仿品确实一直画到金明池。那么，现存的画幅完整吗？

笔者认为这幅画是完整的。其一，“长二丈有奇”是指整个卷轴。前面已失的徽宗题字部分加卷后跋文，是符合这一尺寸的。其二，卷后跋文中，多有对画面内容的描述，但没有一处提到金明池等宫中景色。其三就是从画面结构上进行的分析。如果我们把画作分成三等分，就会发现它可以成为相对独立的三个部分，而每一部分的中线，都有一个中心故事情节。

第一部分从郊外到汴河边，中心部位是一匹驴受惊，赶驴人在后面追逐，而前面一个脱离大人监护的孩子正傻头傻脑地站在路之间，一场交通事故即将发生，惹得周围馆子里吃茶的人回过头来观看。可惜的是这一部分画面已经残破，这个内容是根据尚余画面推断的。

第二部分是虹桥，而焦点在虹桥下面的河里。这也是整幅画的中心部分，是叫作“上河图”的根据所在。一条逆水而上的漕船要驶进中间河道过桥，结果用力不当，船在河面打横，而这时上游一条船顺流而下，两船即将发生碰撞。于是桥上桥下惊呼一片。

第三部分是城门内外。一个行人的包袱被骑骡子的人撞得散落在地上，被撞倒行人抬头指责，而骑在骡子上的人只是冷漠地瞟上一眼，丝毫没有下来道歉的意思。后面赶骆驼的人又催着这个倒霉的行人让路。再有一解，从围观者窃窃私语的表情上分析，也许蹲在地上那位是古代“碰瓷”的人，所以喊他让开那位，甚至带有嘲笑的神情。

三部分完成后，画面进入了六品以上官员才有的“乌头门”住宅区，想来一是深宅大院，人员不多，二来也容易涉及官员隐私，所以用树枝自上而下地画满，形成分界。画作展示出明显的节奏，有始有终而又意犹未尽。因此认为这幅画是完整的。特别是画卷后面元代杨准的跋文，介绍画面的内容及附后的前代跋文、小诗和我们现在所见是一致的。况且杨准跋文中还一再强调这幅画并没有损毁缺失。

这幅画画的是汴京城的哪一段？

对于这个问题，喜欢较真的日本专家还真的拿当年的开封地图核对过，说是找不到画上的这一段。还有的研究者绘出平面图，把它接到汴京城外的东南角，这样又无端地为汴京城开了一个“东便门”。笔者认为作者是选取了开封东南的几个观察点，然后给予艺术加工。是把几个片段剪辑在一起，而每一个点的描绘上，还是比较写实的。

(中新)